

過客

徐
83



過客

分. 移



過 客 亦 舒

出 版：天 地 圖 書 有 限 公 司

地址：：香港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
電話：五一二八三六七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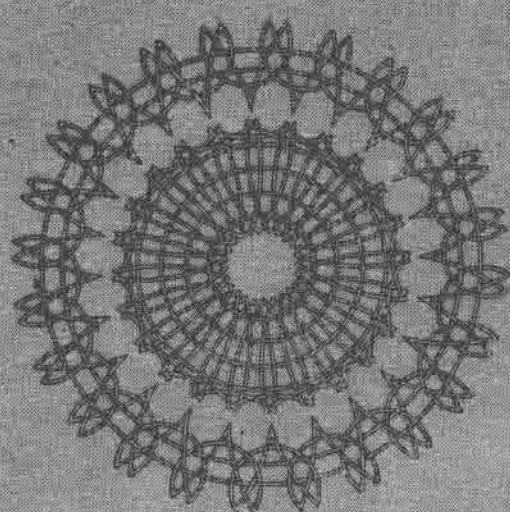
印 刷：藝 城 印 刷 公 司

柴灣利眾街40號富城工業大廈16樓A4

定 價：港 幣 十 五 元

初 版：一 九 八 五 年 二 月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

目錄

過客	1
懷念	24
愛情之死	46
姑姑的男朋友	69
女學生	90
白色武士	111
電話	134
怨偶	158
明星	183
A君B君C君	203
垂死天鵝	225

過客

據說我很小的時候，便會得向好看的女人獻殷勤。

有一次阿姨受了點委屈，到我們家來坐着哭，因她長得美，我居然到房間去找了一條新手帕給她，叫她不要傷心。那年我才三歲。這件事是十分傳爲美談的。

後來長大了，不知道怎麼，老是沒女朋友，親戚們都笑：「小時了了，大未必佳。」倒是哥哥，女朋友一大堆，走馬燈似的換，去年終於換定了，跟大嫂結了婚，婚後生活是非常愉快的。

而我呢，却始終在「未必佳」的階段裏。

大嫂有時候都笑說：「阿雷，我介紹幾個女孩子你認識，好不好？」

我都拒絕了。女朋友只要好，不要多。

等到讀大學最後一年，還沒有固定的女朋友，舉家大急，非常的爲我忙，我心裏面想：幸虧我是個男孩子，否則多麼的尷尬。

我還是一個人進，一個人出的打着網球，游着泳。

忽然有一天，大哥有事要找我，一直吩咐佣人，說叫二少爺到他公司去一趟。我跟大哥是很要好的，一時間也猜不出他有什麼事，於是就趕着去了。

看到了他，他在他私人辦公廳裏，臉色有點沉重。

他這個人是嘻嘻哈哈的，天生的樂觀派，如今這樣面色，恐怕有點嚴重。

我問：「大哥，什麼事？」

他笑了一笑，「沒什麼，阿雷，你坐下來，我有事要叫你做。」

我看他一眼，「不是什麼赴湯蹈火，兩脅插刀的事吧？」

「不不，阿雷，你看見這一包東西沒有？」他推推寫字枱上面的一包東西。

那是一包禮物，打着漂亮的蝴蝶結。

「什麼？送定時炸彈呀？」我問。

他苦笑，「不是，是一件首飾，麻煩你替我送到金宮酒店二百號去。」

「啊，」我很驚異，「送東西，何必差我？」

「這……真是除了你，我不知道差誰去，而且你去了之後，千萬也別向任何人提起……尤其是你大嫂。明白了嗎，阿雷？」

我呆呆的看着他，這大哥，是不是忽然之間發了神經了，放着司機、佣人，他底下的後生都不
用，忽然鄭重其事的把我叫來，吩咐我這些。

我眨眨眼，然而到底他是我兄弟，我忽然之間明白了。

我拿起了那一小包東西，放在口袋裏，問：「現在馬上去？大哥？」

他看看錶，非常的不安，說：「是，謝謝你。」

「不用謝。」我說：「我去，送完了，打電話給你。」

「阿雷——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不要告訴任何人。」他追上來說。

「得了。」我安慰他，「你放心，我是你兄弟。」

我開了車到金宮酒店。下午三點半，非常炎熱的一個下午。這必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女人吧？很

少看到大哥有這麼緊張的表情，至少這女人曾經一度，對他來說，是非同小可的，我倒要看看。

我自己找到了二百號，站在地毯走廊上，我敲了敲房門。

沒人應。於是我再敲了敲門。

裏面說：「進來。」當然是一個女人的聲音。

我推門進去。三點半，下午。房間裏的窗簾拉得相當密，光線非常的舒服，是套房，地下放滿了大包小包，都是新買的衣服鞋襪，我揀了一張靠電視的沙發，坐了下來。我把大哥的那盒禮物摸出來，拿在手裏。

女主人呢？

她在門畔出現了，白色的一襲短袍子，頭髮挽在腦後，我看不清楚她的臉，因為看不清楚，所以更加想看。

她先問：「是家霆？」彷彿不信任，又問一次，「家霆？」

我站起來，讓她看清楚，其實我與大哥有什麼像呢？大概是她太想他了。我有點難過。

「家霆，你怎麼不說話？」她還是問。

我說：「我不是家霆，我是他弟弟。」

「啊。」她啊了一聲，也沒有多大的失望，她走過來，笑着坐下，「難怪呢，真像，我看看，好像是，好像又不是，真有點兒做夢似的。」

給她這麼一說，我也覺得彷彿是做夢似的，房間裏涼涼的，把我的汗一下子吸得乾乾淨淨。

「小弟喝什麼？」她問我。

小弟？我幾時成了小弟了？我還不至於那麼小好不好？

「不喝了。大哥特地叫我送這個來。」我把盒子遞過去。

她接過去，「真是麻煩你了，不好意思。」

她當着我面打開了，盒子裏是一隻寶石胸針，離這麼遠，還閃閃生光的。

大哥倒是好情意，送這麼名貴的東西，難怪說不讓大嫂曉得。我默默的坐着。

她把胸針拿出來，扣在衣服上，問：「好不好看？」

我嚇一跳，那是塊手指甲大小的綠寶石，四周鑲滿了鑽石，是隻英國維多利亞時期式樣的別

針，的確好看。

我點點頭。

這叫大嫂見了，一定要跳幾天。

她問：「聽說家霆結婚了？」聲音也很自然。

「是的，去年……一年多了。」我算着日子。

「他——快樂嗎？」

「很快樂的樣子。」

「有孩子嗎？」

「沒有，就快了。」我說。

她沉默了下來。然後我覺得我應該要走了，我站起來告辭。她送我到門口。我轉頭看見她的臉，是這麼出乎意料的年輕，一雙眼睛真是黑白分明，她是誰呢？我從不曉得大哥有這麼一個女朋友。

「謝謝你。」她說。

「不客氣。」

「請你告訴家霆好嗎？謝謝他的禮物。我只是路過，沒有其他的意思。」她說。

我又點點頭，「……他很……記得你的。」我想起大哥沉重的表情。「他只是有點不方便，他叫我來，我是他弟弟，也一樣的。」我說。

「我明白。」她說。

「再見。」我說。

她一直送我到電梯口。她是一個美麗的女子，皮膚像奶油一樣。我乘電梯到大堂，吁出一口氣，找到了電話，打到大哥的寫字樓去。

電話才響了一聲就有人來接，大哥好像一直等這個電話似的。

「大哥，送到了。」

「她——說什麼？」大哥問。

「她說謝謝你，她只是路過，沒有其他的意思。」

「她這麼說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啊。」大哥彷彿也鬆了一口氣，「謝謝你，阿雷。」

「不客氣，大哥。你放心，我會替你守密的。」

他笑了。

我掛上了電話，坐到咖啡廳去，叫了一杯啤酒。

人與人的感情，是很難說的吧？連大哥還碰到這麼一個難題。不過她是路過的，她說：「叫大哥不要担心。」

我這一杯啤酒喝了很久，喝完了，回家。沒想到大嫂也在，正與母親說話呢，我嚇一跳，非常的心虛，一張臉就慢慢的紅起來。

大嫂詫異的說：「阿雷怎麼了？見了我都臉紅，你還找女朋友不找？」

我不響，回到自己房間，淋浴，換衣服，躺在床上看書。耳邊彷彿老是聽見那個女孩子在問：「家霆嗎？家霆？」轉一個身，居然睡着了。

睡醒的時候，剛好大哥來接阿嫂，我就沒起床，我不大想見大哥，也怕他不好意思。

大哥走了之後，我起床吃了點東西，看看時間，還早着，又沒地方可去，忽然之間我心裏就起了一個念頭，反正就是沒做好，也不見得有人會笑我。

我拿起電話，可是找誰呢？我又不曉得她叫什麼名字。可是還是撥了電話號碼，接到二百號房去了。聽電話的正是她。我聽見她的聲音，心裏面很有一種震盪的感覺。

我說：「是我。」

她怔一怔，馬上問：「是家霆嗎？」

我溫和的說：「是家雷，家霆的弟弟。」

「啊，小弟。」她笑了。

我訕訕的問：「今天晚上不打算出去嗎？」

「……一直沒有出去。」

「如果我請你出來，你會出來嗎？」我又問。

她彷彿是一怔，「你打算請我出來嗎？」

我也不知道這是不是她的一種圓滑，我說：「是的。」

「去哪裏呢？」

我是老老實實的答：「我不外是請你吃一頓飯，然後去跳舞。你有什麼意見沒有？」

「沒有。你打算來接我？」她問。

我倒沒想到她會那麼爽快。很是興奮，所以馬上說：「當然啊，馬上來接你。」

「過十五分鐘你到，好不好？我換件衣服就行。」

「好的，好的。」

電話在那一頭輕輕的被擱下了。

我在這一邊是滿身滿頭的汗。

我呆了一會兒。是家霆嗎？她一開口就問，彷彿是一隻影子，一隻小巧的影子。某一段時期——總有一段時間吧？這幾個字一定是大哥所熟悉的，他一撥電話，或是一出現，她一定會問：是家霆嗎？

然而……後來發生了一些什麼呢？後來爲什麼大哥娶了大嫂？爲什麼現在又派我送去一個寶石胸針。

告訴家霆，我只是路過，沒有其他的意思。她說的。

我匆匆的換了套衣服，就開着車去了。

晚上的金宮酒店是非常熱鬧的。就在這酒店裏，可以吃飯跳舞的地方是非常多的。

我到了她房間門口，忽然有點不好意思，一天來了兩次。

還沒敲門，門就開了。

她站在門口，說：「我聽見了腳步聲。」

我訕訕的走進去，房間裏開着燈，大包小包都收拾好了。我在原來坐過的沙發坐了下來。

她微笑着，是一種溫和的笑。她已經換了衣服，還是白色的，一種薄料子縫的裙子，她坐在我

對面，像是有話要說。

我耐心的等着她。

她說：「我們以前沒見過呢，不過是應該沒見的，我與家霆，是在星加坡認識的。」我想起來了，三年前，大哥因公事出差，曾經在星加坡停留過一段時間。

「後來……他回去了。」她說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我問：「我還不知道你名字呢。」

「唉，真的，還沒告訴你，你叫我阿七好了。」

「那是你的名字嗎？」我說：「多奇怪的名字啊。」

「我的真名字叫荷官。」

我很有興趣，「真好聽，是不是七月裏生出來的，所以有荷花呢？」

她笑了，她說：「怎麼你問得跟家霆一模一樣啊！」

我也笑笑，不響。我們兄弟倆，不見得真的這麼像吧。

我問：「你要見他嗎？我去叫他出來。」

「不不，」她趕快搖手，「我不想見他。」

我倒又猶疑起來，可是她又口口聲聲的記着他。

阿七說：「我真的只是路過，可是被他打聽到了，因此叫你送來了禮物，實在是很不敢當的。你肚子餓了沒有？我們該去吃點東西了吧？」她站起來。

我問：「你喜歡去哪裏？」

「就在這酒店裏有一家很好的中菜館，我在電梯裏聽兩位外國老太太讚不絕口，我們去試一試好不好？」

我點點頭。

她說：「你脾氣好，家霆比較暴躁，你比他小幾歲？」

「五歲。」

「是的，看得出來。」她微微一笑。

她說話那態度，彷彿是咱們家老親戚，我很喜歡她，一點也不緊張，因為她說話是慢慢的，很鬆弛的，她的微笑又美麗又柔和。

吃完飯我們在附近找了一間夜總會，各人要了一點點拔蘭地，便坐了很久，其實我們並沒有跳舞。在香港還可以做什麼呢？不外是看電影吃飯跳舞，再也想不出別的事了，或者可以結婚，結了

婚就不必上街。

所以我一向情願在家裏看看書報算數，很少出來。

今天才發覺，原來只是沒有好的伴吧了，現在與阿七在一起，我覺得吃飯跳舞也是一種情趣。跟她在一起很好。

我問：「你家在哪裏？」

「吉隆坡。」

「我可以來看你嗎？」

「當然可以。」她笑說：「不過你們多數往歐洲跑，對亞洲不表示興趣。」

「我會來的。」我說：「請把地址給我。」

她寫了一個地址。我鄭重的收起來。

「這一次來，是逛逛吧？」

「是的。」她說：「買點衣服香水。你知道，女人是女人。」閑閑的說着，她笑了。

「我會來看你的。」我說。

「謝謝你。」